LIBRARY
MAY 7 1973
UNIVERSITY OF TORONTO

B
126
H754
1685a
v.15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

[redacted]

學統卷之五十一

孝昌熊賜履敬修甫編

異學

釋氏

唐太宗時太史令傅奕上疏曰佛在西域路遠言妖漢譯□書恣其假託使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易服以逃租稅僞啟三塗謬張六道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刑禁輕犯憲章且生死壽夭有命自天刑德威福關之人主而愚僧矯詐皆云由佛竊

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爲害豈可悲夫自漢以前未有佛法而君明臣忠祚年長永自立□神羌戎亂□主庸臣佞政虐祚短梁武齊宣足爲明鏡今天下僧尼數盈十萬請令匹配卽成十萬餘戶產育男女十年長養一紀教訓可以足兵下百官議蕭瑀以謂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者無法請按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叛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瑀不生於空桑而遵無父之教乎瑀不能對詔汰沙門帝嘗謂奕曰佛教至元妙卿何不悟其

奕對曰佛乃□中桀黠誑耀彼土用欺愚俗中□邪僻之人用老莊元言傅益之無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奕八十五而卒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

憲宗惑於宰相元載王縉輩報應之言深信佛法鳳翔法門寺塔相傳有佛指骨特迎致之留禁中三日歷送京諸寺王公士民瞻奉捨施惟恐後刑部侍郎韓愈上表言佛者□□之一法爾自後漢時流入中國上古未嘗有也昔者黃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歲

少昊在位八十年年百歲顓頊在位七十九年年九十八歲帝嚳在位七十年年百有五歲堯在位九十八年年百一十八歲帝舜及禹年皆百歲此時天下太平百姓安樂壽考然而中國未有佛也其後殷湯亦年百歲湯孫大戊在位七十五年武丁在位五十九年書史不言其年壽所極推其年數蓋亦俱不減百歲周文王年九十七歲武王年九十三歲穆王在位百年此時佛法亦未入中國非因事佛而致然也漢明帝時始有佛法明帝在位纔十八年爾其後亂

亡相繼運祚不長宋齊梁陳元魏以下事佛漸謹年代尤促惟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後三度捨身施佛宗廟之祭不用牲牢晝日一食止於菜果其後竟爲侯景所逼餓死臺城國亦尋滅事佛求福乃更得禍由此觀之佛不足事亦可知矣高祖始受隋禪則議除之當時羣臣材識不遠不能深知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闡聖明以救斯弊其事遂止臣常恨焉陛下神聖英武千百年來未有倫比卽位之初卽不許度人爲僧尼道士又不許創立寺觀臣嘗以爲高祖

之志必行於陛下之手今縱未能卽行豈可恣之轉令盛也今聞陛下令羣僧迎佛骨於鳳翔御樓以觀舁入大內又令諸寺遞迎供養臣雖至愚必知陛下不惑於佛然百姓愚冥易惑難曉苟見陛下如此皆云天子大聖猶一心敬信百姓何人豈合更惜身命焚頂燒指百十爲羣解衣散錢自朝至暮轉相倣效惟恐後時老少奔波棄其業次若不卽加禁遏更歷諸寺必有斷臂臠身以爲供養者傷風敗俗傳笑四方非細事也夫佛本□□之人與□國言語不通衣

服殊製口不言先王之法言身不服先王之法服不知君臣之義父子之情假如其身至今尚在奉其國命來朝京師陛下容而接之不過宣政一見禮賓一設賜衣一襲衞而出之於境不令惑衆也況其身死巳久枯朽之骨凶穢之餘豈宜令入宮禁孔子曰敬鬼神而遠之古之諸侯行弔於其國尚令巫祝先以桃茢祓除不祥然後進弔今無故取朽穢之物親臨觀之巫祝不先桃茢不用羣臣不言其非御史不舉其失臣實恥之乞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諸水火永絕

根本斷天下之疑絕後代之惑使天下之人知大聖
人之所作爲出於尋常萬萬也豈不盛哉佛如有靈
能作禍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鑒臨臣不怨悔
表上謫刺潮州

宋仁宗時開寶塔災得舊所瘞舍利迎入內傳觀頗
有光怪將復建塔奉之右正言余靖曰帝王之道勸
儉惟德國家之本先阜成其民自西陲用兵國力竭
矣陛下當勤勞罪己以憂人之憂而自佛求福福非
所可冀也若以舍利經火不壞爲神耶則本瘞土中

火不能及若以舍利能光有神耶則一塔不能自衛於神何有況凡腐草朽木皆有光水晶及珠夜亦有光烏足異也會御史蔡襄亦言事得寢

歐陽永叔曰佛法爲中國患千餘歲世之卓然不惑而有力者莫不欲去之已甞去矣而復大集攻之暫破而愈堅撲之未滅而愈熾遂至於無可奈何是果不可去耶蓋亦未知其方也佛爲□□去中國最遠而有佛固已久矣堯舜三代之際王政修明禮義之教克於天下於此之時雖有佛無由而入及三代衰

王政闕禮義廢後二百餘年而佛至乎中國由是言之佛所以爲吾患者乘其闕廢之時而來此其受患之本也補其闕修其廢使王政明而禮義克則雖有佛無所施於吾民矣此亦自然之勢也

又曰昔戰國之時楊墨交亂孟子患之而專言仁義故仁義之說勝則楊墨之學廢漢之時百家竝興董生患之而退修孔氏故孔氏之道明而百家息此所謂修其本以勝之之効也今八尺之夫被甲荷戟勇蓋三軍然而見佛則拜聞佛之說則有畏慕之誠者

何也彼誠壯佼其中心茫然無所守而然也一介之士眇然柔懦進趨畏怯然而聞有道佛者則義形於色非徒不爲之屈又欲驅而絕之者何也彼無他焉學問明而禮義熟中心有所守以勝之也然則禮義者勝佛之本也今一介之士知禮義者尚能不爲之屈使天下皆知禮義則勝之矣此自然之勢也

程子曰聖學本天佛學本心

又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天地間無適而非道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

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非道者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遺四大其去道也遠矣

又曰佛有箇覺之理是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要之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吾道則不然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有加損則非道

又曰佛務上達無所事下學要之下學蔑矣其上達又安有是也此徹上徹下之理有間則非道

韓持國學佛法。以謂山河大地皆幻妄。而本覺眞性。無所事修治爲也。程子謂之曰。道外無性。性外無道。孔子之道如日星。患門人未能盡曉。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可謂至明白矣。豈幻妄哉。聖賢論天德。謂是天然完全自足之物。若無所汚壞。卽當直而行之。小有汚壞。卽當敬以治之。當修治而修治。義也。不當修治而不修治。亦義也。故常簡易明白而易行。必以爲無事修治則過矣。持國云。道無眞僞。程子曰。不若言是者爲眞。非者爲僞之爲確也。持國論克

復云道何克之有程子曰公之言道也克己復禮所以爲道也自非克己何以體道然公言克非是道亦道也道不可離也可離非道克復以爲道亦何傷乎公之所謂道也

或謂釋氏地獄之設乃佛爲下根說怖之令爲善爾庸何傷程子曰至誠貫天地人然且不化安有立僞教而能化人者

又曰佛氏於陰陽晝夜死生古今闇如也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可乎

陳經正云以貴一所見盈天下皆我不復知此身之爲我程子哂之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馬理云理令有一奇特事問之曰每夜坐室中有光程子曰某亦有一奇事理請問曰每食必飽

又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氏之害甚於楊墨苟必盡窮其說而去取之其說未窮其心固已化而爲□矣學者當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

又曰佛設教如此其心謂何試觀其外人倫遺事物

難爲取其心有是心此有是迹也

又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入人也因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

張横渠曰釋氏不知天命而妄意天性反以六根之微因縁天地以小縁大以末縁本其不能窮也則歸之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夫

是以語大語小流遁而失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理有未窮謂之盡性可乎理性未之窮未之盡謂之無不知可乎

又曰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

又曰自佛說熾行世之儒者未嘗窺聖學之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而不振以是天下無智愚善惡男女臧獲靡然而信之雖有英才間氣生於其間少則

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寔然被驅莫自知覺咸以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也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惑德所以亂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而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竝興畢出於佛氏之門蓋千五百年於此矣噫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者何以能正立其間而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

致堂胡氏曰佛教至今千有餘年其徒寖多治其術益至而文字寖廣淺智狹聞之士讀之如以葉舟泛滄海誠不知其涯涘然佛者之言曰直指人心見性成佛則夫婦父子君臣玆三者性耶非性耶若以爲非性佛固人爾不能舍是三者而有巳也以爲性耶何乃立教使天下之人去此三者以爲心也且自後其道以爲廣大慈悲故毒如蛇虎微如蚊虻皆所憐憫損身以飼之割肉以啖之無所顧惜獨於夫婦君臣父子必斷棄除舍不得與蛇虎蚊虻爲比則廣大

慈悲又安在哉

朱子曰孟子不闢老莊而闢楊墨楊墨即老莊也今釋子亦有兩般禪學楊朱也苦行布施墨翟也道士則自是假今無說可闢然今禪家亦自有非其佛祖之意者試看古經如四十二章等經可見楊文公集傳燈錄說西天二十八祖知他是否如何舊時佛祖是西域□□人却會做中國樣押韻詩今看圓覺云四大分散今者妄身當在何處即是竊列子骨骸反其根精神入其門我尚何存語宋景文說楞嚴前面

咒是他經後面說道理處是附會圓覺前數疊稍可看後面一段淡如一段去末後二十五定輪與大誓語可笑○

問佛老與楊墨之學如何朱子曰楊墨之說猶未足以動人墨氏謂愛無差等欲人人皆如至親此自難做故人亦未必信也楊氏一向爲我超然遠舉營營於利祿者皆不足道此其爲說雖甚高然人亦難學他未必盡從楊朱即老子弟子佛氏之學亦出於楊氏其初如不愛身以濟衆生之說雖近於墨氏然此

說最淺近未是他深處後來是達摩過來初見梁武
武帝不曉其說只從事於因果遂去面壁九年只說
人心至善即此便是不用辛苦修行又有人取莊老
之說從而附益之所以其說愈精妙然只是不是爾
又有所謂頑空眞空之說頑空者如死灰槁木眞空
則能攝衆有而應變然亦只是空爾今不消窮究他
伊川所謂只消就跡上斷便了他既逃其父母雖說
得如何道理也使不得如此却自足以斷之矣
又曰宋景文唐書贊說佛多是華人之譎誕者攘莊

周列禦寇之說佐其高此說甚好如歐陽公只說箇禮法程子又只說自家義理皆不見他正贓却是宋景文捉得他正贓佛家先偷列子列子說耳目口鼻心體處有六件佛家便有六根又三之爲十八戒初間只有四十二章經無恁地多到東晉便有談議如今之講師做一篇議總說之到後來談議厭了達摩便入來只靜坐於中有稍受用處人又都向此今則文字極多大槩都是後來中國人以莊列說自文夾插其間都沒理會了攻之者所執又出禪學之下

又曰列子序中說老子列子言語多與佛經相類覺得是如此疑得佛家初來中國多是偷老子意去做經如說空處是也後來道家做清靜經又却偷佛家言語全做得不好佛經所謂色即是空處他把色受想行識五箇對一箇空字說故曰空即是色受想行識亦復如是謂是空也而清靜經中偷此句意思却說無無亦無只偷得他色即是空却不曾理會得他受想行識亦復如是之意全無道理佛家偷得老子好處後來道家却只偷得佛家不好處譬如道家有

箇寶藏被佛家偷去後來道家却只取得佛家瓦礫殊可笑也

又曰佛氏乘虛入中國廣大自勝之說幻妄寂滅之論自齋戒變爲義學如遠法師支道林皆義學然又只是盜襲莊子之說今世所傳肇論云出於肇法師有四不遷之說日月歷天而不周江河競注而不流野馬飄鼓而不動山嶽偃仆而常靜此四句只是一義只是動中有靜之意如適間所說東坡逝者如斯而未嘗往也之意爾此是齋戒之學一變遂又說出

這一般道理來及達摩入來又翻了許多窠臼說出禪來又高妙於義學以爲可以直超徑悟而其始者禍福報應之說又足以鉗制愚俗以爲資足衣食之計遂使有國家者割田以贍之擇地以居之以相從陷於無父無君之域而不覺蓋道釋之教皆一再傳而浸失其本眞有國家者雖隆重儒學而選舉之制學校之法施設注措之方既不出於文字言語之工而又以道之要妙無越於釋老之中而崇重隆奉反在於彼至於二帝三王述天理順人心治世教民厚

典庸禮之大法一切不復有行之者唐之韓文公本朝之歐陽公以及關洛諸公旣皆闡明正道以排釋氏而其言之要切如傅奕本傳宋景文李蔚贊東坡儲祥觀碑陳後山白鶴宮記皆足以盡見其失此數人皆未深知道而其言或出於强爲是以終有不滿人意處至二蘇兄弟晚年諸詩自言不墮落則又躬陷其中而不自覺矣

又曰釋氏書其初只有四十二章經所言甚鄙俚後來日添月益皆是中國文士相助撰集如晉宋間自

立講師孰爲釋迦孰爲阿難孰爲迦葉各相問難筆之於書轉相欺誑大抵多是剽竊老子列子意思變換推衍以文其說大般若經卷帙甚多自覺支離故節縮爲心經一卷楞嚴經只是强立一兩箇意義只管疊將去數節之後全無意味若圓覺經本初亦能幾何只鄙俚甚處便是其餘增益附會者爾佛學其初只說空後來說動靜支蔓既甚達摩遂脫然不立文字只是黙然端坐便心靜見理此說一行前面許多皆不足道老氏亦難爲抗衡了今日釋氏其盛極

矣。但程先生所謂攻之者執理反出其下。吾儒執理
既自卑污。宜乎攻之而不勝也。
又曰、釋教中有塵既不緣、根無所著、反流全一、六用
不行之說、蘇子由以為此理至深至妙。蓋他意謂六
根既不與六塵相緣。則收拾六根之用。反覆歸於本
體。而使之不行。顧烏有此理。
又曰、楞嚴經是唐房融訓釋。故說得如此巧。佛書中
惟此經最巧。然佛當初也不如是說。如四十二章經、
最先傳來中國底文字。然其說却自平實。道書中有

眞誥末後有道授篇却是竊四十二章經之意爲之非特此也至如地獄脫生妄誕之說皆是竊他佛教中至鄙至陋者爲之西漢時儒者說道理亦只是黃老意思如楊雄太元經皆是故其自言有曰老子之言道德吾有取焉爾後漢明帝時佛始入中國當時楚王英最好之然都不曉其說直至晉宋間其教漸盛然當時文字亦只是將莊老之說來鋪張如遠師諸論皆成片盡是老莊意思直至梁會通間達摩入來然後一切被他掃蕩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蓋當時

儒者之學既廢絕不講老佛之說又如此淺陋被他窺見這箇罅隙了故橫說豎說如是張王沒奈他何人才聰明便被他誘引將去嘗見畫底諸祖師其人物皆雄偉故杲老謂臨濟若不爲僧必作一渠魁也又嘗在廬山見歸宗像尤爲可畏若不爲僧必作大賊矣

又曰道之在天下一人說取一般禪家最說得高妙去蓋自莊老來說得道自是一般物事閬閬在天地間後來佛氏又放開說大決藩籬更無下落愈高愈

妙吾儒多有折而入之把聖賢言語來看全不如此世間惑人之物不特於物爲然一語一言可取亦是惑人況佛氏之說足以動人如此乎有學問底人便不被他惑

又曰老子先唱說後來佛氏又做得脫灑廣濶然考其語多本莊列因說莊子說得更廣濶似佛後若有人推演出來其爲害更大在

問佛氏之空與老子之無一般否朱子曰不同佛氏只是空豁豁然和有都無了所謂終日喫飯不曾咬

破一粒米終日著衣不曾掛著一條絲若老氏猶骨
是有只是淸淨無爲一向恁地深藏固守自爲元妙
教人摸索不得便是把有無做兩截看了
問今皆以佛之說爲無老之說爲空空與無不同如
何朱子曰空是兼有無之名道家說半截有半截無
已前都是無如今眼下却是有故謂之空若佛家之
說都是無已前也是無如今眼下也是無色卽是空
空卽是色大而萬事萬物細而百骸九竅一齊都歸
於無終日喫飯却道不曾咬著一粒米滿身著衣却

道不曾掛著一條絲

問釋氏之無與老氏之無何以異朱子曰老氏依舊有如所謂無欲觀其妙有欲觀其竅是也若釋氏以天地爲幻妄以四大爲假合則是全無也

又曰老氏欲保全其身底意思多釋氏又全不以其身爲事自謂別有一物不生不滅歐公嘗言老氏貪生釋氏畏死其說亦好氣聚則生氣散則死順之而已釋老則皆悖之者也

又曰釋老其氣象規模大槩相似然而老氏之學尚

自理會自家一箇渾身釋氏則自家一箇渾身都不管了

又曰佛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厭老氏之失出於自私之巧厭薄世故而盡欲空了一切者佛氏之失也關機巧便盡天下之術數者老氏之失也故世之用兵筭數刑名多本於老氏之意

又曰老氏只是要長生節病易見釋氏於天理大本處見得些分數然却認爲已有而以生爲寄故要見得父母未生時面目既見便不認作衆人公共底須

要見得爲巳有死後亦不失而以父母所生之身爲寄寓譬以舊屋破倒卽自挑入新屋故黃蘖一僧有偈與其母云先曾寄宿此婆家止以父母之身爲寄宿處其無情義絕滅天理可知當時有司見渠此說便當明正典刑若聖人此道則不然於天理大本處見得是衆人公共底便只是隨他天理去更無分毫私見如此便倫理自明不是自家作爲出來皆是自然如此往來屈伸我安得而私之哉

問釋氏何故只說空朱子曰他說元空又說眞空元

空便是空無物眞空却是有物與吾儒說畧同但是
他都不管天地四方只是理會一箇心如老氏亦只
是要存得一箇神氣伊川云只就迹上斷便了不知
他如此要何用
問釋氏以天地萬物爲幻老氏又却說及下截朱子
曰老氏勝
又曰釋氏之說易窮大抵不過如道家陰符經所謂
絕利一源便到至道
又曰釋氏只四十二章經是古書餘皆中國文士潤

色成之

有言莊老禪佛之害者朱子曰禪學最害道莊老於義理絕滅猶未盡佛則人倫已壞至禪則又從頭將許多義理掃滅無餘以此言之禪最爲害之深者頃之復曰要其實則一爾害未有不由淺而深者

或問佛與莊老不同處朱子曰莊老絕滅義理未盡至佛則人倫滅盡至禪則義理滅盡佛初入中國止說修行未有許多禪底說話

又曰佛老之學不待深辨而明只是廢三綱五常這

一事已是極大罪名其他更不消說

又曰釋老稱其有見只是見得箇空虛寂滅不知他所謂見者見箇甚底莫親於父子却棄了父子莫重於君臣却絕了君臣以至民生彝倫之間不可闕者他一皆去之所謂見者見箇甚物且如聖人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他却不親親而剗地要仁民愛物愛物時也則是食之有時用之有節見生不忍見死聞聲不忍食肉如仲春之月犧牲無用牝不靡不卵不殺胎不覆巢之類如此而已他則不食肉不茹葷

以至投身施虎此是何理

又曰或言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儒釋雖不同畢竟只是一理某說道惟其天下無二道聖人無兩心所以有我底著他底不得有他底著我底不得若使天下有二道聖人有兩心則我行得我底他行得他底

又曰儒釋言性異處只是釋言空儒言實釋言無儒言有

又曰吾儒心雖虛而理則實若釋氏則一向歸空寂

了。

又曰釋氏虛吾儒實釋氏二吾儒一釋氏以事理爲不緊要而不理會

又曰釋氏只要空聖人只要實釋氏所謂敬以直內只是空豁豁地更無一物却不會方外聖人所謂敬以直內則湛然虛明萬理具足方能義以方外

問儒釋之辨莫只是虛實兩字上分別朱子曰未須理會自家身已分若知得眞則其僞自別甚分明有不待辨

又曰吾以心與理爲一彼以心與理爲二亦非固欲如此乃是見處不同彼見得心空而無理此見得心雖空而萬理咸備也雖說心與理一不察乎氣禀物欲之私是見得不眞却與釋氏同病大學所以貴格物也

又曰儒者以理爲不生不滅釋氏以神識爲不生不滅龜山云儒釋之辨其差眇忽以某觀之眞似冰炭

又曰儒者見道品節燦然佛氏亦見天機有不器於物者然只是綽過去

問先生以釋氏之說爲空爲無理以空言似不若無理二字切中其病朱子曰惟其無理是以爲空他之所謂心所謂性者只是箇空底物事無理

朱子問衆人曰釋氏言牧牛老氏言抱一孟子言求放心皆一般何緣不同或就問曰莫是無這理曰無理無害事

又曰釋氏合下見得一箇道理空虛不實故要得超脫盡去物累方是無漏爲佛地位其他有惡趣者皆是衆生餓鬼只隨順有所修爲者猶是菩薩地位未

能作佛也若吾儒合下見得箇道理便實了故首尾與之不合

又曰佛氏只守得這些子光明全不識道理所以用處七顛八倒吾儒之學則居敬爲本而窮理以克之其本原不同處在此

問何以分别儒釋差處朱子曰只如說天命之謂性釋氏便不識了便遽說是空覺吾儒說底是實理看他便錯了他云不染一塵不捨一法既不染一塵却如何不捨一法到了是說那空處又無歸著且如人

心須是其中自有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他做得徹到底便與父子君臣兄弟夫婦朋友都不相親吾儒做得到底便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兄弟有序夫婦有別朋友有信吾儒只認得一箇誠實底道理誠便是萬善骨子

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若見得到自家底從頭到尾小事大事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恁地見得破如何解說不通又如實際理地

不受一塵萬行叢中不捨一法等語這是他後來桀黠底又撰出這一話來倚傍吾儒道理正所謂遁辭知其所窮且如人生一世間須且理會切實處論至切至實處不過是一箇心不過一箇身若不自會做主更理會甚麼

又曰佛氏之學與吾儒有甚相似處如云有物先天地無形本寂寥能爲萬象主不逐四時凋又云撲落非他物縱橫不是塵山河及大地全露法王身又云若人識得心大地無寸土看他是甚麼樣見識今區

區小儒怎生出得他手宜其爲他揮下也此是法眼禪師下一派宗旨如此今之禪家皆破其說以爲有理路落窠臼有礙正當知見今之禪家多是麻三斤乾矢橛之說謂之不落窠臼不墮理路妙喜之說便是如此然又有翻轉不如此說時

又曰佛者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也只是教人如此做工夫故學禪者只是把一箇話頭去看如何是佛麻三斤之類又都無義理得穿鑿看來看去工夫到時恰似打一箇失落一般便是絫學事畢莊子亦云

用志不分乃凝於神也只是如此教人但他都無義理只是箇空寂儒者之學則有許多義理若看得透徹則可以貫事物可以洞古今

又曰釋氏云置之一處無事不辦此外別有何法只是釋氏沒道理自呀將去

或言釋氏之徒爲學精專朱子曰便是只惜他所學非所學枉了工夫若吾儒邊人下得這工夫是甚次第

問釋氏入定道家數息朱子曰他只要靜則應接事

物不差孟子便也要存夜氣然而須是理會旦晝之所爲曰吾儒何不做他恁地曰他開眼便依舊失了只是硬把捉不如吾儒非禮勿視聽言動戒慎恐懼乎不覩不聞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都一切就外面攔截曰釋氏只是勿視勿聽無那非禮工夫曰然

問昔有一禪僧每自喚曰主人翁惺惺著大學或問亦取謝氏常惺惺法之語不知是同是異朱子曰謝氏之說地步濶於身心事物上皆有工夫若如禪者所見只看得箇主人翁便了其動而不中理者都不

曾矣且如父子天性也父被他人無禮子須當去救他却不然子若有救之之心便是被愛牽動了心便是昏了主人翁處若如此惺惺成甚道理向曾覽四家錄有些說話極好笑亦可駭說若父母爲人所殺無一舉心動念方始名爲初發心菩薩他所以叫主人翁惺惺著正要如此惺惺字則同所作工夫則異豈可同日而語

徐子融有枯槁有性無性之論朱子曰性只是理有是物斯有是理子融錯處是認心爲性正於佛氏相

似佛氏只是磨擦得這心極精細便認做性殊不知此正聖人之所謂心故上蔡云佛氏所謂性正聖人所謂心佛氏所謂心正聖人所謂意心只是該得這理佛氏原不曾識得這理一節便認知覺運動做性如視聽言貌聖人則視有視之理聽有聽之理言有言之理動有動之理思有思之理如箕子所謂明聰從恭睿是也佛氏則只認那能視能聽能言能思能動底便是性視明也得不明也得聽聰也得不聰也得言從也得不從也得思睿也得不睿也得他都不

管橫來竪來他都認做性他最怕人說這理字都要
除掉了此正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問禪家又有以
揚眉瞬目知覺運動爲弄精魂而訶斥之者何也曰
只是弄精魂只是他磨擦得來精細有光彩不如此
麄糙爾問彼言一切萬物皆有破壞惟有法身常住
不滅所謂法身便只是這箇曰然不知你如何占得
這物事住天地破壞又如何被你占得這物事常不
滅問彼大槩欲以空爲體言天地萬物皆歸於空這
空便是他體曰他也不是欲以空爲體他只是說這

物事裏面本空著一物不得

問聖門說知性佛氏亦言知性有以異乎朱子笑曰也問得好據公所見如何試說看曰據某所見及佛氏之說者此一性在心所發爲意在目爲見在耳爲聞在口爲議論在手能持在足運奔所謂知性者知此而已曰且據公所見而言若如此見得只是箇無星之秤無寸之尺若在聖門則在心所發爲意須是誠始得在目雖見須是明始得在耳雖聞須是聰始得在口談論及在手在足之類須是動之以禮始得

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如公所見及佛氏之說只有物無則了所以與聖門有差況孟子所說知性者乃是物格之謂

又曰若是如釋氏道只是那坐底視底是則夫子之教人也只說視聽言動底是便了何故却說非禮勿視聽言動只說居處執事與人交便了何故於下面著箇恭敬忠只說箇出門使民便了何故却說如見大賓如承大祭

又曰釋氏只知坐底是行底是如坐交脛坐也得疊

足坐也得邪坐也得正坐也得將見喜所不當喜怒所不當怒爲所不當爲他只是直衝去更不理會理吾儒必要理會坐之理當爲尸立之理當如齊如頭容便要直所以釋氏無理

又曰知覺之理是性所以當如此者釋氏不知他但知知覺沒這理故孝也得不孝也得

又曰釋氏棄了道心却取人心之危者而作用之遺其精者取其粗者以爲道如以仁義禮智爲非性而以眼前作用爲性是也此只是源頭處錯了

又曰釋氏專以作用爲性如某國王問某尊者曰如何是佛曰見性爲佛曰如何是性曰作用爲性曰如何是作用曰在目曰見在耳曰聞在鼻齅香在口談論在手執捉在足運奔云云此卽告子生之謂性之說也且如手執捉若執刀胡亂殺人亦可爲性乎龜山舉龐居士云神道妙用運水搬柴以此徐行後長亦坐此病不知徐行後長乃謂之弟疾行先長則爲不弟如曰運水搬柴卽是妙用則徐行疾行皆可謂之弟耶

問釋氏作用是性朱子曰便只是這性他說得也是孟子曰形色天性也惟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便是此性所以禪家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他只要你見得言下便悟做處便徹見得無不是此性他也說存養心性養得來光明寂照無所不徧無所不通只是差處便在這裏吾儒所養者是仁義禮智他所養者只是視聽言動儒者則全體中自有許多道理各自有分別有是非降衷秉彞無不各具此理他只見得箇渾淪底物事無分別無是非橫底也是竪底也是直

底也是曲底也是非理而視也是此性以理而視也是此性少間用處都差所以七顛八倒無有是處吾儒則只是一箇眞實底道理他也說我這箇是眞實底道理如云惟此一事實餘二則非眞只是他說得一邊只認得那人心無所謂道心無所謂仁義禮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所爭處只在此吾儒則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以至至誠盡人物之性贊天地之化育識得這道理無所不周無所不徧他也說我這箇無所不周無所不徧然眼前君臣父子兄弟夫

婦上便不能周徧了更說甚周徧如善財童子五十三叅以至神鬼神仙士農工商技藝都在他性中他說得來極濶只是其實行不得只是諱其所短强如此籠罩去他舊時瞿曇說得本不如此廣濶後來禪家自覺其陋又飜轉窠臼只說直指人心見性成佛

又曰佛家說會萬物於一已若曉得這道理自是萬物一體更何須會若是曉不得雖欲會如何會得

又曰佛氏見影朝說這箇暮說這箇至於萬理錯綜如此却都不知

又曰、釋氏先知死、只是學一箇不動心。告子之學則是如此。

又曰、凡遇事先須識得箇邪正是非。盡掃私見則至公之理自存。或云、釋氏欲驅除物累、至不分善惡皆欲掃盡。云凡聖情盡卽如知佛、然後來往自由。吾道却只要掃去邪見。邪見卽去、無非是處、故生不爲物累、而死亦然。曰、聖人不說死、已死了更說甚事。聖人只說既生之後、未死之前、須是與他精細理會道理教是。胡明仲侍郎自說得好。人生物也、佛不言生而

言死人事可見佛不言顯而言幽釋氏更不分善惡只尊向他底便是好人背他底便入地獄若是箇殺人賊一尊了他便可生天或云于頔在傳燈錄爲法嗣可見曰然

又曰佛書多有後人添入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但此經那有添入者且如西天二十八祖所作偈皆有韻分明是後人加增如楊文公蘇子由皆不悟此可怪又其文字中至有甚拙者如楞嚴經前後只是說咒中間皆是增入蓋中國好佛者覺其陋而加

之爾。

又曰、佛初只有四十二章經、其說甚平、如言彈琴絃急則絕、慢則不響、不急不慢乃是、大抵是偷得老莊之意、後來達摩出來、一齊掃盡、至楞嚴經、做得極好。

又曰、達摩未來中國時、如遠肇法師之徒、只是談莊老、後來人亦多以莊老助禪、古亦無許多經、西域豈有韻、諸祖相傳偈、平仄押韻語、皆是後來人假合。

問心經如何、朱子曰、本大般若經六百卷、心經乃是節本、曰、他旣說空、又說色、如何、曰、他蓋欲於色見空

爾大抵只是要鶻突人如云實際中不立一法又云不捨一法之類皆然問劫數如何曰他之說亦說天地開闢但理會不得某經云到末劫人皆小先爲火所燒成劫灰又爲風所吹又爲水所淹水又成沫地自生五穀天上人自飛下來喫復成世界他不識陰陽便恁底亂道問活潑潑地是禪語否曰不是禪語是俗語今有儒家字爲佛家所竊用而後人反以爲出於佛者如寺精舍之類不一

又曰佛書中說六根六塵六識四大十二緣生之類

皆極精巧故前輩學佛者謂此孔子所不及今學者
且須截斷必欲窮究其說恐不能得身已出來他底
四大即吾儒所謂魂魄聚散十二緣生在華嚴合論
第十三御卷佛說本言盡去世間萬事其後黠者出
卻言實際理地不染一塵萬事門中不舍一法
又曰華嚴合論其言極鄙陋無稽不知陳了翁一生
理會這箇是有甚麽好處也不會厭可惜極好底秀
才只恁地被他引去了或問金剛經大意曰他大意
只在須菩提問云何住云何降伏其心兩句上故說

不應住法王心不應色色生心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此是荅云何住又說若胎生若卵生若濕生若化生我皆令入無餘涅槃而滅度之此是荅云何降伏其心彼所謂降伏者非謂欲遏伏此心謂盡降收世間衆生之心入他無餘涅槃中滅度都教你無心了方是只是一箇無字自此以後只管纒去只是這兩句如這卓子則云若此卓子非名卓子是名卓子若見諸相非相則見如來離一切相卽名佛皆是此意要之只是說箇無

問龜山集中所荅了翁書論華嚴大旨不知了翁諸人何爲好之之篤朱子曰只是見不透故覺得那箇好以今觀之也是好也是動得人問只爲他大本不立故偏了曰眞所謂詖淫邪遁蓋詖者是他合下見得偏儒者之道大中至正四面均平釋氏只見一邊於那處都蔽塞了這是詖辭知其所蔽淫者是只見得一邊又却說得周遮浩瀚所以其書動數百卷是皆陷於偏而不能返這是淫辭知其所陷邪者是他見得偏了於道都不相貫屬這是邪辭知其所離遁

者是他已離於道而不通於君臣父子都已棄絕見去不得却道道之精妙不在乎此這是遁辭知其所窮初只是詖詖而後淫淫而後邪邪而後離離而後遁要之佛氏偏處只是虛其理理是實理他却虛了故於大本不立也問温公解禪偈却恐後人作儒佛一貫會了曰此皆佛之至陋者也妙處不在此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某於此未安曰前日童蜚卿正論此以為釋氏大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

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言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得不完也又云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亦此意學佛者嘗云儒佛一同某言你只認自家說不同若果是又何必言同只這靠傍底意思便是不同便是你底不是我底是了

又曰圓覺經只有前兩三卷好後面便只是無說後

强添如楞嚴經當初只有那阿難一事及那燒牛糞時一咒其餘皆是文章之士添底

又曰楞嚴經本只是咒語後來房融添入許多道理說話咒語想亦淺近但其徒恐譯出則人易之故不譯所以有咒者葢浮屠居深山中有鬼神蛇獸爲害故作咒以禁之咒全是想法西域人誦咒如叱喝又爲雄毅之狀故能禁伏鬼神亦如巫者作法相似

又曰維摩詰經舊聞李伯紀之子說是南北時一貴人如蕭子良之徒撰渠云載在正史然檢之不見

又曰傳燈錄極陋葢真宗時一僧做上之真宗令楊大年删過故出楊大年名便是楊大年也曉不得

又曰釋氏初入中國只有四十二章經後來既久無可得說晉宋而下始相與演義其後義又窮至達摩以來始一切掃除然其間答問亦只分明說到其後又窮故一向說無頭話如乾矢橛栢樹子之類只是胡鶻突人既曰不得無語又曰不得有語道也不是不道也不是如此則使之東亦不可西亦不可置此心於危急之地悟者爲禪不悟者爲顛雖爲禪亦是

蹉了蹊徑置此心於别處和一身皆不管故喜怒任
意然細觀之只是於精神上發用問渠旣一向說空
及其作用又只是氣曰作用是心亦是氣渠自錯認
了渠旣說空又要和空皆無如曰空生大覺中之類
問病翁墓志中說官莆田事如何曰佛家自說有體
無用是渠言如此依實載之問禪僧有鳴鼓升座死
者如何曰世念旣去自知得只是能握不臥牀席爾
判無他說
又曰禪只是一箇呆守法如麻三觔乾矢橛他道理

初不在這上只是教他麻了心只思量這一路專一積久忽有見處便是悟大要只是把定一心不令散亂久後光明自發所以不識字底人才悟後便作得偈頌悟後所見雖同然亦有深淺某舊來愛問參禪底其說只是如此其間有會說者却吹噓得大如杲佛日之徒自是氣魄大所以能鼓動一世如張子韶汪聖錫輩皆北面之

問禪家說無頭當底說話是如何朱子曰他說得分明處却不是只內中一句黑如漆者便是他要緊處

於此曉得便盡曉得他又愛說一般最險絕底話如引取人到千仞之崖邊猛推一推下去人於此猛省得便了或曰不理會得也是一事不了曰只此亦是格物

問禪者云知之一字衆妙之門他也知得這知字之妙朱子曰所以伊川說佛氏之言近理謂此類也他也徹見得這意思要籠絡這箇道理只是他用處全差所以都間斷相接不著問其所謂知正指此心之神明作用者否曰然問圭峯云作有義事是省悟心

作無義事是狂亂心狂亂由情情念臨終被業牽省悟不由情臨終能轉業又自注云此義非仁義之義乃理義之義甚好笑曰他指仁義爲恩愛之義故如此說他雖說理義何嘗夢見其後杲老亦非之云理義之義便是仁義之義如何把虛空打做兩截

又曰僧家所謂禪者於其所行全不相應所謂禪是僧家自舉一般見解如秀才家舉業相似與行巳全不相干學得底人有許多機鋒將出來弄一上了便收拾了到其爲人與俗人無異只緣禪自是禪與行

不相應爾僧家有云行解者行是行巳解是禪也

又曰禪僧自云有所得而作事不相應只是將此一禪橫置胸中遇事將出事了又收大抵只論說不論行

又曰釋氏須灼然看得他底之非一出一入不濟事禪將作何用

又曰禪學一喝一棒都掀飜了也是快活却看二程說話可知道不索性豈特二程便夫子之言亦如此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看得好支離

又曰學道又雜佛學者但歇一月工夫看誰邊有味佛氏只歇一月味便消了彼漸消則此漸進此是鈍工夫然却是法門也

問釋氏因緣之說朱子曰若看書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則報應之說誠有之但他說得來不是不是

又曰佛家不合將才作緣習緣習是說宿緣

又曰禪家以父子兄弟相親愛處爲有緣之慈如虎狼與我非類我却有愛及他便是無緣之慈以此爲

眞慈

問佛法如何是以利心求朱子曰要求清淨寂滅超脫世界是求一身利便

又曰釋氏之學務使神輕去其幹以爲坐亡立脫之備其魄之未盡化者則流爲膏液散爲珠玭以驚動世俗之耳目非老子專氣致柔之謂也

問釋氏多有神異疑其有之朱子曰此未必有便有亦只是妖怪

又曰佛家多有奪胎之說也如何見得只是在理無

此。

問禪家言性太陽之下置器處朱子曰此便是說輪廻。

問禪家言性傾此於彼之說朱子曰此只是偷生奪陰之說爾禪家言偷生奪陰謂人懷胎自有箇神識在裏了我却撞入裏面去逐了他我却受他血陰他說傾此於彼蓋如一破弊物在日下其下日影自有方圓大小却欲傾此日影為彼日影他說是人生有一塊物事包裹在裏及其既死此箇物事又會去做

張三、做了張三、又會去做王二、便如人做官、做了這
官任滿、又去做別官、只是無這道理、如橫渠說形潰
反原、以爲人生得此箇物事、既死此箇物事却復歸
大原去、又別從裏面抽出來生人、如一塊黃泥既把
來做箇彈子了、却依前歸一塊裏面去、又做箇彈子
出來、伊川便說是不必以既屈之氣爲方伸之氣、若
以聖人精氣爲物、游魂爲變之語觀之、則伊川之說
爲是、蓋人死則氣散、其生也又是從大原裏面發出
來。

問輪廻之說是佛家自創否朱子曰自漢書載鬼處已有此話模樣了元城語錄載温公謂吾欲扶教爾温公也看不破只是硬恁地說某云或傳范淳夫是鄧禹後身曰鄧禹亦一好人死許多時如何魄識乃至今爲他人某云呂居仁詩亦有狗脚朕之語曰他又有偷胎奪陰之說皆脫空

或有言修後世者朱子曰今世不修却修後世何也

問人生卽是氣死則氣散浮屠氏不足信然世間人爲惡死若無地獄治之彼何所懲朱子曰且說堯舜

三代之世無浮屠氏乃比屋可封天下太平及其後有浮屠而爲惡者滿天下若爲惡者必待死然後治之則生人立君又焉用問嘗記前輩說除却浮屠祠廟天下便知向善莫是此意曰自浮屠氏入中國善之名便錯了渠把奉佛爲善如修橋道造路猶有益於人以齋僧立寺爲善善安在所謂除浮屠祠廟便向善者天下之人旣不溺於彼自然孝父母悌長上做一好人便是善大抵今之佛書多是後世做文字者所爲向見伯恭說曾看藏經其中有至不成說話

者今世傳一二本經乃是其祖師所傳故士大夫好
佛者多爲贊鼓問漢時如鄭康成注二禮但云鬼神
是氣至佛入中國人鬼始亂曰然
又曰初西域僧來東漢時令鴻臚寺寄居後以爲僧
居因名曰寺寺是官寺非釋者取之
又曰俗言佛燈此是氣盛而有光又恐是寶氣又恐
是腐葉飛虫之光蔡季通去廬山問得云是腐葉之
光云昔人有以合子合得一團光來日看之乃一腐
葉妙喜在某處見光令人撲之得一小虫如蛇樣而

甚細僅如布線大此中有人隨汪聖錫到峨眉山云五更初去看初布白氣已而有圓光如鏡其中有佛然其人以手裹頭巾則光中之佛亦裹頭巾則知乃人影爾今所在有石號菩薩石者如水精狀於日中照之便有圓光想是彼處山中有一物日初出照見其影圓而映人影如佛影爾峨眉山看佛以五更初看。

又曰王質不敬其父母云自有物無始以來自家是換了幾箇父母了其不孝莫大於是以此知佛法之

無父其禍乃至於此使更有幾箇如王質則雖殺其父母亦以爲常佛法說君臣父子兄弟只說是偶然相遇趙子直戒殺身又未爲因報之說云汝今殺他他再出世必殺汝此等言語乃所以啟其殺身蓋彼安知不說道我今可以殺汝必汝前生曾殺我

又曰佛家說要廢君臣父子他依舊廢不得且如今一寺依舊有長老之類其名分亦甚嚴如何廢得但皆是僞

問釋氏之失一是自利厭死生而學大本已非二是

滅絕人倫三是遯求上達不務下學偏而不該朱子曰未須如此立論一日因某解物則語及釋氏曰他佛家都從頭不識只是認知覺運動做性所以鼓動得許多聰明豪傑之士緣他是高於世俗世俗一副當汙濁底事他是無了所以人競趨之他之學元初也不如此佛教初入中國只是修行說話如四十二章經是也初間只有這一卷經其中有云佛問一僧汝處家爲何業對曰愛彈琴佛問絃緩如何曰不鳴矣絃急如何曰聲絕矣急緩得中如何曰諸音普矣

佛曰學道亦然必須調適道可得矣初間只如此說後來達摩入中國見這般說話中國人都會說了遂换了話頭專去面壁靜坐默照那時亦只是如此到得後來又飜得許多禪底說話來盡掉了舊時許多話柄不必看經不必靜坐越弄得來闊其實只是作弄這些精神或曰彼亦以知覺運動爲形而下者以空寂爲形而上者如何曰便只是形而下者他只是將知覺運動做元妙說或曰如此則安能動人必更有元妙處曰便只是這箇他那妙處離這知覺運動

不得無這箇便說不行只是被他作弄得來精所以橫渠有釋氏兩末之論只說得兩邊末梢頭中間眞實道理却不會識如知覺運動是其上一梢也因果報應是其下一梢也或曰因果報應他那邊有見識底亦自不信曰雖有不信底依舊離這箇不得如他幾箇高禪縱說高殺也依舊掉舍這箇不下將去愚人他那箇物事沒理會捉撮他不得你道他如此他又說不如此你道是知覺運動他又有時掉翻了都不說時雖是掉翻依舊離這箇不得或問今世士大

夫所以晩年都被禪家引去者何故曰是他底高似你你平生所讀許多書許多記誦文章所藉以爲取利祿聲名之計者到這裏都靠不得了所以被他降下他底是高似你且是省力誰不悅而趨之王介甫平生讀許多書說許多道理臨了捨宅爲寺卻請兩箇僧來住持也是被他笑你這箇物事如何出得他

或問今也不消學他那一層只認依著自家底做便了曰固是豈可學他只是依自家底做少間自見得他底低

問士大夫末年多溺於釋氏之說者如何朱子曰緣不會理會得自家底原頭但看得些小文字不過要做些文章務行些故事爲取爵祿之具而已却見得他底高直是元妙又且省得氣力自家反不及他反爲他所鄙陋所以便溺於他之說被他引入去

又曰今之學者往往多歸異教者何故蓋爲自家這裏工夫有欠缺處奈何這心不下沒理會處又見自家這裏說得來疎畧無箇好藥方治得他沒奈何底心而禪者之說則以爲有箇悟門一朝得入則前後

際斷說得恁地見成捷快如何不隨他去此却是他實要心性上理會了如此不知道自家這裏有箇道理不必外求而此心自然各止其所非獨如今學者便是程門高弟看他說那做工夫處往往不精切

又曰老氏見得煞高佛氏安敢望他唐人方說佛本朝士大夫好佛者始初楊大年後來張無盡

又曰老氏煞清高佛氏乃爲逋逃淵藪今看何等人不問大人小兒官員村人商賈男子婦人皆得入其門最無狀是見婦人便與之對譚如杲老與中貴權

要及士大夫皆好湯思退與張魏公如水火杲老與湯張皆好杲老乃是禪家之俠

又曰陳福公臨終親筆戒其子勿用浮屠林子方力責之人之卑陋乃如此

又曰本朝歐陽公排佛就禮法上論二程就理上論終不如宋景文公捉得正贓出蓋佛書分明是中國人附益初來只有四十二章經至晉宋間乃譚義皆是剽竊老莊取列子爲多其後達摩來又說禪又有三事一空二假三中空全論空假者想出世界中在

空假之中唐人多說假

問胡僧不能害傅奕只是邪不能干正否朱子曰是他心不動

又曰釋氏之說如明道數語闢得極善他只要理會箇寂滅不知須强要寂滅他做甚旣寂滅後却作何用何況號爲尊宿禪和者亦何曾寂滅得近世如宗杲做事全不通點檢喜怒更不中節晉宋以前遠法師之類所譚只是莊列今其集中可見其後要自立門戶方脫去莊列之談然實剽切其說傅奕亦嘗如

此說論佛只是說箇大話謾人可憐人都被他謾更不省悟試將法華經看便見其誕開口便說恒河沙數幾萬幾千幾劫更無近底年代又如佛受記某甲幾劫後方成佛佛有神通何不便成就他做佛何以待闕許久又如住世羅漢猶未成佛何故許多時修行都無長進今被他撰成一藏說話遍滿天下惑了多少人勢須用退之盡焚去乃可絶今其徒若聞此說必曰此正是爲佛教者然實謬爲此說其心豈肯如此此便是言行不相應處今世俗有一等卑下底

人平日所爲不善一旦因讀佛書稍稍收斂人便指爲學佛之効不知此特粗勝於庸俗之人爾士大夫學佛者全不曾見得力近世李德遠輩皆是也今其徒見吾儒所以攻排之說必曰此吾之迹爾皆我自不以爲然者如果是不以爲然當初如何却恁地撰下又如僞作韓歐別傳之類正如盜賊怨捉事人故意攤贓爾

又曰自伊洛君子之沒諸公亦多聞闢佛氏矣然終竟說他不下者未知其失之要領爾釋氏自謂識心

見性然其所以不可推行者何哉爲其於性與用分爲兩截也聖人之道必明其性而率之凡修道之教無不本於此故雖功用充塞天地而未有出於性之外者釋氏非不見性及到作用處則曰無所不可爲故棄君背父無所不至者由其性與用不相管也異端之害道如釋氏者極矣以身任道者安得不辨之乎如孟子之辨楊墨正道不明而異端肆行周孔之教將遂絕矣譬如火之焚將及身任道君子豈可不拯救也

又曰今之闢佛者皆以義利辨之此是第二義佛以空爲見其見已錯所以都錯義利又何足以爲辨舊嘗參究後頗疑其不是及見李先生之言初亦信未及亦且背一壁放且理會學問看如何後年歲間漸見其非

又曰近看石林過庭錄載伊川參某僧後有得遂反之偷其說來做已使是爲洛學某向見光老示及某僧與伊川居士帖後見此帖乃載山谷集中後又見有跋此帖者乃僧與潘子眞其差謬類如此但當初

佛學只是說無存養底工夫至唐六祖始教人存養
工夫當初學者亦只是說不曾就身上做工夫至伊
川方教人就身上做工夫所以謂伊川偷佛說爲己
使
又曰釋氏之教其盛如此其勢如何拗得他轉吾人
家守得一世再世不崇尚他者已自難得三世之後
亦必被他轉了不知大聖人出所過者化所存者神
時又如何
朱子荅汪尚書書曰大抵近世言道學者失於太高

讀書講義率常以徑易超絕不歷階梯爲快而於其間曲折精微正好玩索處例皆忽畧厭棄以爲卑近瑣屑不足留情以故雖或多聞博識之士其於天下之義理亦不能無所未盡理既未盡而胸中不能無疑乃不復反求諸近顧惑於異端之說益推而置諸冥漠不可測知之域兀然終日味無義之語以僥其廓然而一悟殊不知物必格而後明倫必察而後盡彼自謂廓然而一悟者其於此猶憒然也則亦何以悟爲哉又況僥之而未必可得徒使人抱不決之疑

志分氣餒虛度歲月而倀倀爾曷若致一吾宗循下學上達之序口講心思躬行力究寍煩毋畧寍下毋高寍淺毋深寍拙毋巧從容潛玩存久漸明衆理洞然次第無隱然後知夫大中至正之極天理人事之全無不在是初無適然卓絕不可及者而幾微之間毫釐必察酬酢之際體用渾然雖或使之任至重而處所難亦沛然行其所無事而已矣又何疑之不決而氣之不完哉此其與外學所謂廓然而一悟者雖未知其孰爲優劣然此一而彼二此實而彼虛則較

然矣就使其說有實非吾儒之所及者是乃所以過
乎大中至正之矩而與不及者無以異也
又荅汪尚書書曰竊觀來意似以爲先有見處乃能
造夫平易此則又似禪家之說熹有所不能無疑也
聖門之教下學上達自平易處講究討論積慮潛心
優柔饜飫久而漸有得焉則日見其高深遠大而不
可窮矣夫道固有非言語臆度所及者然非顏曾以
上幾於化者不能與也今日爲學用力之初正當學
問思辨而力行之乃可以變化氣質而入於道顧乃

先自禁切不學不思以坐待其無故忽然而有見無乃溺心於無用之地玩歲愒日而不見其成功乎就使僥倖於恍惚之間亦與天理人心敘秩命討之實了無交涉其所自謂有得者適足爲自私自利之資而已此則釋氏之禍橫流稽天而不可遏者有志之士所以隱憂浩歎而欲火其書也

又答汪尚書書曰道在六經何必他求誠如台諭亦可謂要言不煩矣然世之君子亦有雖知其爲如此而不免於淪胥者何哉以彼之爲說者曰子之所求

於六經者不過知性知天而已由吾之術無屈首受書之勞而有其效其見解眞實有過之者無不及焉世之君子既以是中其好徑欲速之心而不察乎他求之賊道貴仕者又往往有王務家私之累聲色勢利之娛日力亦不足矣是以雖知其道不外六經而不暇求不若一注心於彼而僥倖其萬一也然則何必云者正矣而熹竊恨其未嚴也若易不必以不可倘庶幾乎蓋不必云者無益之詞也不可云者有害之詞也夫二一者之間相去遠矣不審高明以爲如何

荅張欽夫書曰儒者之學大要以窮理爲先蓋凡一物有一理須先明此然後心之所發輕重長短各有準則書所謂天秩天敘天命天討孟子所謂物皆然心爲甚者皆謂此也若不如此先致其知但見其所以爲心者如此識其所以爲心者如此泛然而無所準則則其所存所發亦何自而中於禮乎且如釋氏擎拳竪拂運水搬柴之說豈不見此心豈不識此心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正爲不見天理而專認此心以爲主宰故不免流於自私爾前輩有言聖人

本天釋氏本心蓋謂此也來示謂心無時不虛憙以爲心之本體固無時不虛然而人欲已私汨沒久矣安能一旦遽見此境界乎故聖人必曰正其心而正心必先誠意誠意必先致知其用力次第如此然後可以得心之正而復其本體之虛亦非一日之力矣今直曰無時不虛又曰旣識此心則用無不利此亦失之太快而流於異學之歸矣若儒者之言則必也精義入神而後用無不利可得而語矣孟子存亡出入之說亦欲學者操而存之爾似不爲識此心發也

若能常操而存則所謂敬者純矣純則動靜如一而此心無時不存矣高明之意大抵在於施爲運用處求之正禪家所謂石火電光底消息也而於優游涵泳之功似未甚留意是以求之太迫而得之若驚資之不深而發之太露易所謂寬以居之者正爲不欲其如此爾

又答張欽夫書曰自昔聖賢不過使人盡其所以正心修身之道則仁在其中而性命之理得伊川先生所謂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正謂此爾夫豈以天命

全體置諸被命受生之前四端五典之外而別爲一術以求至乎彼哉

又荅張欽夫書曰釋氏雖自謂惟明一心然實不識心體雖云心生萬法而實心外有法故無以立天下之大本而内外之道不備然爲其說者左右逃藏曲爲隱諱終不肯言一心之外別有大本也

與張敬夫書曰以敬爲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爲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將一箇心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

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況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儒釋之異亦只於此便分了如云常見此心光爍爍地便是有箇主宰了不知光者是真心乎見者是真心乎

荅許順之書曰吾友見教要使天下之人不知有自家方做得事且道此一念從何處來喚做本心得否喚做天理得否直是私意上又起私意縱使磨揑掩藏得全不發露似箇沒氣的死人亦只是討較利害之私與聖門氣象大相懸隔信知儒釋只此毫釐間

便是謬以千里處望吾友更深思之

荅連嵩卿書曰所謂天地之性即我之性豈有死而遽亡之理此說亦未爲非但不知爲此說者以天地爲主耶以我爲主耶若以天地爲主則此性即自是天地間一箇公共道理更無人物彼此之間死生古今之別雖曰死而不亡然非有我之得私矣若以我爲主則只是於自巳身上認得一箇精神魂魄有知有覺之物即便目爲巳性把持作弄到死不肯放舍謂之死而不亡是乃私意之尤者尚何足與語死生

之說性命之理哉釋氏之學本是如此今其徒之黠者往往自知其陋而稍諱之却去上頭別說一般元妙道理雖若滉瀁不可致詰然其歸宿實不外此若果如此則是一箇天地性中別有若干人物之性每性各有界限不相交雜改名換姓自生自死更不由天地陰陽造化而爲天地陰陽者亦無所施其造化矣是豈有此理乎

荅石子重書曰心說甚善但恐更須收斂造約爲佳爾以心使心所疑亦善蓋程子之意亦謂自作主宰

不使其散漫走作爾如孟子云操則存云求放心皆是此類豈以此使彼之謂耶但今人著箇察識字便有箇尋求捕捉之意與聖賢所云操存主宰之味不同此毫釐間須看得破不爾則流於釋氏之說矣

又荅石子重書曰口之於味等事其當然者天理也若槩謂之理則便只成釋氏運水搬柴之說

荅陳明仲書曰程氏教人以論孟大學中庸爲本須於此數書熟讀詳味有會心處方自見得如其未然讀之不厭熟講之不厭煩非如釋氏指理爲障而兀

然坐守無義之語以俟其僥倖而一得也

荅李伯諫書曰來書謂聖人以仁爲要而釋氏亦言正覺亦號能仁又引程氏之說爲證熹竊謂程氏之說以釋氏窮幽極微之論觀之似未肯以爲極至之論但老兄與儒者辨不得不借其言爲重爾然儒者言仁之體則然至語其用則毫釐必察故曰仁之實事親是也又曰孝弟也者其爲仁之本與此體用所以一源而顯微所以無間也釋氏之云正覺能仁者其論則高矣美矣然其本果安在乎

又荅李伯諫書曰來書云形有死生眞性常在熹謂性無假冒不必言眞未嘗不在不必言在蓋所謂性卽天地所以生物之理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巳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者也曷嘗不在而豈有我之所能私乎釋氏所云眞性不知其與此同乎否也同乎此則古人盡心以知性知天其學固有所爲非欲其死而常在也苟異乎此而欲空妄心見眞性惟恐其死而失之非自私自利而何是猶所謂廉賈五之不可不謂之貨殖也

又荅李伯諫書曰來書謂伊川先生所云內外不備者爲不然蓋無有能直內而不能方外者此論甚當據此正是熹所疑處若使釋氏果然敬以直內則便能義以方外便須有父子有君臣三綱五常闕一不可今曰能直內矣而其所以方外者果安在乎又豈數者之外別有所謂義乎以此而觀伊川之語可謂失之恕矣然其意不然特老兄未之察爾所謂有直內者亦謂其有心地一段工夫爾但其用工却有不同處故其發有差他却全不管著此所以無方外之

一節也故明道先生又云釋氏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無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此可以見內外不備之意矣

荅林擇之書曰如云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此是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別若見不得却去腔子外尋覓則莽莽蕩蕩愈無交涉矣陳經正云我見天地萬物皆我之性不復知我身之爲我矣伊川先生曰他人食飽公無餒乎正是說破此病知言亦云釋氏以虛

空沙界爲巳身而不知其父母所生之身亦是說此病也

答廖子晦書曰聖門之學下學而上達至於窮神知化亦不過德盛仁熟而自至爾若如釋氏理須頓悟不假漸修之云則是上達而下學也其與聖學亦大不同矣而近世學者每欲因其近似而說合之是以爲說雖詳用心雖苦而卒不近也中庸所謂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只是說情之未發無所偏倚當此之時萬理畢具而天下萬物無

不由是而出焉故學者於此涵養栽培而情之所發自然無不中節爾故又曰中者天下之大本和者天下之達道此皆日用分明底事不必待極力尋究忽然有感如來諭之云然後爲得也必如此云則是溺於佛氏之學而已然爲彼學者自謂有見而於四端五典良知良能天理人欲之實然而不可易者皆未嘗畧見彷彿甚者披根拔本顛倒錯繆無所不至則夫所謂見者殆亦用心太過意慮泯絕恍惚之間瞥見心性之影象爾與聖門眞實知見端的踐履徹上

徹下一以貫之之學豈可同年而語哉

又荅廖子晦書曰蓋詳來喻正謂日用之間別有一物光輝閃爍動蕩流轉是卽所謂無極之眞所謂谷神不死二語皆來書所引所謂無位眞人此釋氏語正谷神之酋長也學者合下便要識得此物而後將心想像照管要得常在目前乃爲根本工夫至於學問踐履零碎湊合則自是下一截事與此粗細迥然不同雖以顏子之初鑽高仰堅瞻前忽後亦是未見此物故不得爲實見爾此其意則善矣然若果是如

此則聖人設教首先便合痛下言語直指此物教人著緊體察要令實見著緊把捉要當在目前以爲直截根原之計而却都無此說但只教人格物致知克己復禮一向就枝葉上零碎處做工夫豈不誤人枉費日力耶論孟之言平易明白固無此等元妙之談雖以子思周子喫緊爲人特著中庸太極之書以明道體之極致而其所說用功夫處只說擇善固執學問思辨而篤行之只說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君子修之吉而已未嘗使人日用之間必求見此天命

之性無極之真而固守之也蓋原此理之所自來雖極微妙然其實只是人心之中許多合當做底道理而已但推其本則見其出於人心而非人力之所能爲故曰天命雖萬事萬化皆自此中流出而實無形象之可指故曰無極爾若論工夫則只擇善固執中正仁義便是理會此事處非是別有一段根原工夫又在講學應事之外也如說求其放心亦只是說日用之間收斂整齊不使心念向外走捉庶幾其中許多合做底道理漸次分明可以體察亦非捉取此物

藏在胸中然後別分一心出外以應事接物也來書
又云洞見全體而後事無不善則是未見以前未嘗
一一窮格以待其貫通而直以意識想像之爾是與
程子所訶對塔而說相輪者何以異哉

答汪太初書曰近世學者不知聖門實學之根本次
第而溺於佛老之說無致知之功無力行之實而常
妄意天地萬物人倫日用之外別有一物空虛元妙
不可測度其心懸懸然惟僥倖於一見此物以爲極
致而視天地萬物本然之理人倫日用當然之事皆

以爲是非要妙特可以姑存而無害云爾蓋天下之士不志於學則泛然無所執持而徇於物欲幸而知志於學則未有不墮於此者也

荅詹兼善書曰所謂釋氏一覺之外更無分别不復事事而吾儒事事無非天理此語是也然吾儒亦非覺外有此分别只此覺處便自天高地下萬物散殊毫髮不可移易所謂天敘天秩天命天討正在是爾

荅潘恭叔書曰性固不能不動然其無所不有非爲其不能不動而後然也雖不動而其無所不有亦易

常有虧欠哉釋氏之病乃爲錯認精神魂魄爲性非爲不知性之不能動而然也使其果能識性即不可謂之妄見既曰妄見則不可言見夫性之本空此等處主語未瑩恐亦是見得未分明也

荅胡季隨書曰遺書所云釋氏有盡心知性無存心養性恐記錄者有誤要知釋氏只是恍惚之間見得些心性影子却不曾仔細見得眞實心性所以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正使有存養之功亦只是存養得他所見底影子固不可謂之無所見亦不可謂之不

能養但所見所養非心性之眞爾

荅傅子淵書曰大抵賢者勇於進道而果於自信未嘗虛心以觀聖賢師友之言而一取決於胸臆氣象言語只似禪家張皇鬬怒殊無寬平正大沉浸濃郁之意荆妙所謂有拈槌竪拂意思者可謂一言盡之然左右初不領畧而渠亦無後語此愚所深恨也

荅吳斗南書曰聖門所謂聞道聞只是見聞玩索而自得之之謂道只是君臣父子日用常行當然之理非有元妙奇特不可測知如釋氏所云豁然大悟通

身汗出之說也如今更不可別求用力處只是持敬以窮理而已參前倚後今人多錯說了故每流於釋氏之說先聖言此只是說言必忠信行必篤敬念念不忘到處常若見此兩事不離心目之間爾如言見堯於羹見舜於墻豈是以我之心還見我心別爲一物而在身外耶無思無爲是心體本然未感於物時事有此本領則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矣恐亦非如所論之云云也所云禪學悟入乃是心思路絕天理盡見此尤不然心思之正便是天理流行運用無非天

理之發見豈待心思路絕而後天理乃見耶且所謂
天理復是何物仁義禮智豈不是天理君臣父子夫
婦兄弟朋友豈不是天理若使釋氏果見天理則亦
何必如此悖亂殄滅一切昏迷其本心而不自知耶
凡此皆近世淪陷邪說之大病不謂明者亦未能免
俗而有此言也

荅陳衞道書曰天生蒸民有物有則只生此民時便
已是命他以此性了性只是理以其在人所禀故謂
之性非有塊然一物可命爲性而不生不滅也

又荅陳衛道書曰性命之理只在日用間零碎去處亦無不是不必著意思想但每事尋得一箇是處即是此理之實不比禪家見處只在儱侗恍惚之間也所云釋氏見處只是要得六用不行則本性自見只此便是差處六用豈不是性若待其不行然後性見則是性在六用之外別爲一物矣譬如磨鏡垢盡明具但謂私欲盡而天理存爾非六用不行之謂也又云其接人處不妨顚倒作用而純熟之後却自不須如此前書所譏不謂如此正謂其行處顚錯爾只如

絕滅三綱無父子君臣一節還可言接人時權且如此將來熟後却不須絕滅否此箇道理無一息間斷這裏霎時間壞了便無塡補去處也又云雖無三綱五常又自有師弟子上下名分此是天理自然他雖欲滅之而畢竟絕滅不得然其所存者乃是外面假合得來而其眞實者却已絕滅故儒者之論每事須要眞實是當不似異端便將儱侗底影象來此罩占眞實地位也所謂應事接物時時提撕者亦只是提撕得那儱侗底影象與自家這下功夫未有干涉鄙

見如此幸試思之

荅何叔京書曰潘君之論異乎吾所聞矣其所誦說環溪之書雖未之見然以其言考之豈其父嘗見環溪而環溪者卽濂溪之子元翁兄弟也與元翁與蘇黃遊學佛談禪蓋失其家學之傳已久其言固不足據且潘君者又豈非清逸家子弟耶清逸之子亦參禪雖或及識濂溪然其學則異矣今且據此書論之只文字語言便與太極通書等絕不相類蓋通書文雖高簡而體實淵慤且其所論不出乎陰陽變化修

已治人之事未嘗劇談無物之先文字之外也而此書乃謂中爲有物而必求其所在於未生之前則是禪家本來面目之緒餘爾殊不知中者特無偏倚過不及之名以狀性之體段而所謂性者三才五行萬物之理而已矣非有一物先立乎未生之前而獨存乎旣沒之後也其曰執曰用曰建亦體此理以修已治人而已矣非有一物可以握持運用而建立之也其後所謂立象示人以乾元爲主者尤爲誑誕無稽大槩本不足辨以來教未有定論故畧言之

荅汪叔畊書曰所論周程傳授次第恐亦有未易言者而以太極圖爲有单傳密付之三昧則又近世學者背形逐影指妄爲眞之弊也夫道在目前初無隱蔽而衆人沉溺膠擾不自知覺是以聖人因其所見道體之實發之言語文字之間以開悟天下與來世其言可謂反覆明白切至惟恐人之不解了也豈有故爲不盡之言以愚學者之耳目必俟其单傳密付而後可以得之哉但患學者未嘗虛心靜慮優柔反覆以味其立言之意而妄以已意輕爲之說是以不

知其味而妄意乎言外之別傳爾不欺論中所談儒佛同異得失似亦未得其要至論所以求乎儒者之學而以平其出入之息者參之又有忘心忘形非寐非寤虛白清鏡火珠靜月每現輒變之說則有大不可曉者不知儒者之學自六經孔孟以來何嘗有是說而吾子何所授受而服行之哉所以求之者如是之雜無怪乎愈求而愈不得也

荅許生書曰來喩謂讀書逐於文義玩索墮於意見而非所以爲切已之實則愚有所不知其說也夫讀

書不求文意玩索都無意見此正近年釋氏所謂看話頭者世俗書有所謂大慧語錄者其說甚詳試取一觀則其來歷見矣若曰儒釋之妙本自一同則凡彼之所以賊恩害義傷風壞教聖賢之所大不安者彼既悟道之後乃益信其爲幻妄而處之愈安則亦不待他求而邪正是非已判然於此矣

西山眞氏曰按漢永平初佛法入中國之始也是時所得者佛經四十二章緘之蘭臺石室而已所得之像繪之淸涼臺顯節陵而已楚王英雖好之然不過

潔齋修祀而巳英尋以罪誅不聞福利之報其後靈帝始立祠於宮中魏晉以後其法寖盛而五□之君若石勒之於佛圖澄符堅之於沙門道安姚興之於鳩摩羅什往往尊以師禮元魏孝文號爲賢主亦幸其寺修齋聽講自是至於蕭梁其盛極矣而其源則自永平始非明帝之責而誰哉

又曰魏晉以後人主之事佛未有如梁武之至者也夫以萬乘之尊而自捨其身爲佛之厮役其可謂卑佞之極矣殫國府藏朘民膏血以資塔廟又可謂尊

奉之極矣以蔬茹麪食而易宗廟之牲牢恐其有累冥道也織官文錦有爲人類禽獸之形者亦禁反逆赦而不誅剽盜肆行亦弗忍禁凡以推廣佛戒也蓋嘗論之使僊而可求則漢武得之矣佛而可求則梁武得之矣以二君而無得焉則知其不可求而得也明矣縱求而得之戎狄荒幻之敎不可以治中夏山林枯槁之行不可以治國家況不可求耶漢武貪僊而終致虛耗之禍梁武佞佛而卒召亂亡之厄則貪佞之無補也又明矣且其舍身事佛豈非厭塵囂而

樂空寂乎使其能若迦維之嫡嗣視王位如敝屣褰裳而去之庶乎爲眞學佛者而帝也既以篡弑取人之國又以攻伐侵人之境及其老也雖慈孝如太子統一涉疑似忌之而至死貪戀如此又豈眞能捨者乎釋服入道既可徼浮圖之福奉金贖還又不失天子之貴是名雖佞佛而實以誑佛也且其織文之非實猶不忍戕之彼蚩蚩之氓性命豈禽獸比而連年征伐所殺不可勝計浮山築堰浸灌敵境舉數十萬衆而魚鼈之曾不少卹是名雖小仁而實則大不仁

也且國所與立惟綱與常帝於諸子皆任以藩維而無禮義之訓故正德以梟獍之資姑舍父而奔敵國終引賊以覆宗祊若綸若繹或總雄師或鎮上游當君父在難不聞有灑血投袂之意方其弟兄相仇叔姪交兵極人倫之惡此無他帝之所學者釋氏也釋氏以天倫爲假合故臣不君其君子不父其父三四十年之間風俗淪胥綱常掃地宜其致此極也使其以堯舜三王爲師而不雜於分外之教必本仁義必尚禮法必明政刑顧安有是哉

又曰按唐代宗以佛言報應爲問使其時有儒者在相位必以福善禍淫虧盈益謙之理反復啓告使人主懍然知天道之不可誣而自强於修德元載等曾微一語及此乃以宿植福業爲言而謂國祚靈長皆佛之力毋乃厚誣天道乎夫唐之所以歷年者以太宗濟世安民之功不可掩也而所以多難者以其得天下也不純乎仁義綱常禮法所在有慚德焉繼世之君克己勵善者少恣情悖理者多也天有顯道厥類惟彰此之謂矣載等舍天道而談佛果是謂災祥

之降不在天而在佛也爲治之道不在修德而在於
奉佛也代宗惟其不學故載等得以惑之且夫安史
之禍由太真蠱於內楊李賊於外醞釀而成之也而
所以能平之者由子儀光弼諸人盡忠帝室驅而攘
之也其所以皆有子禍者祿山思明以臣叛君故慶
緒朝義以子弑父此天道之所以類應者也回紇吐
蕃不戰自退則又子儀挺身見虜設謀反間之力推
迹本末皆由人事而載等乃曰此非人力所及其欺
且誣固不甚哉方是時子儀以屢立大功爲大閹魚

朝恩所忌載等以卻敵歸之佛力旣足以排子儀又足以媚朝恩姦邪情狀豈不灼然而代宗弗之察也寇至則飯僧講經以禳之寇退則厚加賞賚爪牙之功歸髡髮之輩其不激將士之怒而速危亡之厄直幸而已爾其後我朝舉兵南伐孱主李煜亦袒是轍梵唄未終而城堞不守矣吁是豈不足為千載之戒哉

又曰後世人主之事佛者大抵徼福田利益之報所謂以利心而為之者也故韓愈佛骨之諫歷陳古先

帝王之時未有佛而壽考後之人主事佛而夭促可謂深切著明者矣而憲宗弗之悟也方是時既餌金丹又迎佛骨求僊媚佛二者交舉曾未期年而其效乃爾禍福報果安在耶

金仁山曰佛氏之說比告子更精神然佛氏妙處在此差亦在此蓋指視聽言動之氣爲性而不知所以視聽言動之理爲性也指人心爲性而不知道心爲性也雖其主於收攝作弄精神而顛倒錯謬終不可以入堯舜精一執中之道

學統卷之五十一終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illegible]

EAST ASIAN LIBRARY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130 St. George Street
8th FLOOR
TORONTO, CANADA M5S 1A5